

广东巡抚，将此项应如何归款之处由该抚查明酌办，相应先行知照湖南广东各巡抚办理，并移付浙江司按季汇题。嘉庆二十一年说帖

故员未赔盗赃照给主赃请豁

江西抚咨：已故知县张泳应赔未获给主盗赃，无力完缴请豁一案，奉谕交馆汇核，各省有似此之案，应画一办理等因。遵查例载：给主赃三十两以上，勘实力不能完者，岁底汇题请旨定夺等语。此案已故知县张泳于客民吴致和被盗案内应赔未获给主赃银三千六百两，查明该故员任所原籍并无产业，援引该省五十四年庐陵县黄长青应完修志核减等银一千余两汇豁成案，取结咨部豁免。职等详加参酌罚赔盗赃，原因地方官遇有盗案，不肯认真缉捕，以致小民赃项无着，是以罚赔示儆，本与还官银两稍有区别。查黄长青还官之项，既得汇题请豁，则罚赔给主赃银亦可仿照办理。既据该抚以该员已经身故，无力完缴，照给主赃三十两以上力不能完例，咨请豁免，似应照覆，并传知各司遇有似此之案画一办理。乾隆五十八年说帖

犯罪自首

秽骂自尽斗杀等案无因可免

广东抚题：梁亚如秽言辱骂梁才先，致令自缢身死，闻拿投首一案。查律载：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罪，其损伤于人，不在自首之律。注云：因犯杀伤于人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本杀伤法。又例载闻拿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外，其余一切罪犯，俱于本罪上减一等各等语。律称损伤于人，凡死若伤皆是也。其有死不由于伤而致死，实由于该犯其人已死，不可赔

偿，罪坐所由，自当以损伤于人论。此案梁亚如将泥水沾污梁才先衣物，被斥。该犯用秽言辱骂，致梁才先羞忿自缢身死。是梁亚如向梁才先秽语辱骂，致令自尽，即属损伤于人。惟梁才先因事而死，事属无因可免。独之窃盗拒捕杀人，闻拿投首得免窃盗拒捕之因，准以斗杀科罪。而斗殴杀人案，虽闻拿投首，系无因可免，仍应以斗杀科断。秽语酿命与斗殴杀人，罪名虽殊，其为损伤于人，则一也。随检查历年，并无办过似此自首、投首曾否减免之案。惟五年河南省张成一犯，因奸拐林氏同逃，中途悔惧，央人送回，林氏被夫辱骂，羞愧自尽，免其所因诱拐之罪，将张成依因奸酿命例，拟徒咨结。是因奸酿命与秽语酿命事同一例。惟张成之酿命系在自首之后，又与此案不符。职等复以斩、绞案内如因盗威逼人致死、诬窃致死、刁徒讹诈酿命、蠹役诈赃酿命、假差吓诈酿命、语言调戏致令自尽；又军、徒案内，如殴有致命重伤，或重伤而非致命，致令自尽，此数项均无所因可免，与此案异罪而同情。若因其闻拿投首，可以准其减罪一等，则知人欲告而自首即可准减二等，事未发而自首，亦可照律免罪。以有关人命之斩绞重犯，竟得免其全罪，似非所以儆凶顽。援彼证此，举一反三，则梁亚如之秽骂酿命，闻拿投首，似不应准其减等为是。嘉庆二十三年说帖

弟闻拿投首供出兄藏匿地方

北抚题：魏文起等抢卖吴女，魏元起等闻拿投首，并指报魏文起藏匿处所，被获各照例减等定拟一案。奉堂批：魏元起系自首，因得减罪，并非专为出首，伊兄何以宽及，魏文起是以一人出首兼行两例也。遵查律载：本犯因问被告之事，不加拷讯，又自别言诈欺等事，止科见问罪名，免其余罪。又得相容隐亲属，彼此诘发，互相告言，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等语。

此案魏元起随从伊兄魏文起抢卖吴女，被控差缉。该犯魏元起闻拿畏惧，赴县投首。如仅止供明实情，并未指报伊兄魏文起藏匿处所，或经官拷讯，追问伊兄下落，始据报出，将魏文起拘获到案，自不得以亲属为之首得同自首法。今魏元起赴案投首，即将伊兄魏文起现在万家塌地方，得以差拘到案。是该犯一事同首两事，即可照律分免两人。该抚将魏文起照例减等拟遣，核与律意相符，似应照覆。嘉庆十二年说帖

被拐自首不实不尽仍应科罪

奉天司查律载：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若自首不实及不尽者，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等语。此案何氏与孟兴和通奸同逃，认为夫妇。嗣孟兴和欲行移居，雇张俊赶车，中途与孟兴和因窃马，被逐逃散。何氏复被张俊拐逃通奸，何氏因张俊嫌其懒惰，时加打骂，嘱令孟兴和诱拐之子成儿赴州，将张俊拐逃情由禀首。该府尹将何氏依被诱之人减等满徒，查何氏两被诱拐，二罪相等，其遣令成儿禀首之时，如果将孟兴和奸拐之处一并首告，自应止科奸罪。检查原招，何氏供系自幼聘与孟志兴为妻，其前次被诱一节匿不吐露。及至移查原籍，始得实情。是自首不实，不尽按例，仍应科罪。该府尹将该氏照例杖决徒赎，似可照覆。乾隆五十九年说帖

小功缌麻首告应查是否同居

江西司查律载：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若于法得相容隐之亲属为之首，如罪人身自首法。注云：谓同居及大功以上亲首者，与罪人自首同得免罪。又例载：小功缌麻亲首告得减罪三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其谋反叛逆未行，如亲属首告或捕送到官者，正犯俱同自首律免罪各等语。查小功以下亲首告及谋反叛逆未行之条，本系犯罪自首律，注于乾隆五十年大修律

例时，摘出为例，列于例之首条。详参例意，盖以谋叛未行之案，事最诡秘，官司难以知觉。故特设宽典，使其彼此讦告，或捕送到官，不特亲属免其缘坐，即正犯亦得宽宥。至寻常罪犯，事虽轻于谋叛，但官司易于访拿，原不藉亲属之捕送其首告到官，因其不敢藐法，故视其服属之亲疏，分别减免，以示区别。今江西省外结徒犯李上琪与章庸九之妻吴氏通奸拐逃，经缙麻服叔李仲英于本夫章庸九未经告发以前拿获稟首，按例应减罪三等。查该犯犯奸，虽不准首，但诱拐拟军投首之犯，向均准其分别减等。该抚将李上琪依和诱拟军例减三等，杖八十，徒二年，核与定例相符，似可照覆，奉谕再加详酌。遵查亲属相为容隐律载：凡同居亲属及另居大功以上亲属有罪，彼此相容隐，皆勿论；其另居小功以下减凡人三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又犯罪自首律载：若于法得相容隐之亲属为之首，如罪人身自首法。注云：谓同居及大功以上亲首者，与罪人自首同得免罪。又例载：小功缙麻亲首告，得减三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各等语。详参律意，容隐之亲属虽首重服制，但同居共财，即无服之亲皆得勿论，则同居首告自无论其服属之亲疏，似应一体免罪。若小功以下亲属并非同居，仍当按律减等。此案李上琪系李仲英缙麻服侄，应查明是否同居，分别定拟。今检查供招，未据该抚详细说明，似应驳令查明，再行核办。乾隆六十年说帖

窃贼刃伤事主抱赃自首

盛京刑部咨：刃伤事主，贼犯闻官司访缉，抱赃自首，作何办理，咨请部示等因。职等查律载：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罪，其损伤于人不在自首之律。注云：因犯杀伤于人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本杀伤法。又强窃盗知人欲告，而于财主处首还者，减二等。又例载：闻拿投首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

又窃盗拒捕，刃伤事主，罪应拟绞之犯，如闻拿畏惧，将原赃送还事主，确有证据者，准其照闻拿投首例，量减拟流。若只系一面之词，别无证据，仍依例拟绞监候，秋审时入于缓决各等语。是杀伤于人，自首得免，所因系指犯罪未发自首者而言，故窃盗知人欲告，而于财主处首还，止准其减本罪二等，不得全免。若事主业已呈报到官，即属事已发觉，官司差人缉捕，该犯闻拿，畏惧自首，与事未发及知人欲告而悔过自首迥不相同。是以准其减一等科断。律例分晰甚明，向来办理犯罪自首之案，总以其所首之事已未发觉为断，并不论其是否指名查拿，分别差等。况事主被窃，断不能知贼犯之姓名。若业经告官，因其并未指名，即律以事未发自首之条，则转较知人欲告而于财主处首还减二等之律为轻，殊非定律本意。至所引雍正三年集解内载：如犯盗赃，未经人知觉，指名告发，皆为事未发等语。按：未经人知觉，指名告发二句，系一意贯注，并非分为两节。盖事主既未知觉，何由指名告发，故得谓为事未发。且闻拿投首之例，定于乾隆三十八年，从前并无闻拿投首之条，维时无论其事已未发觉，总得谓之犯罪自首。今既有闻拿投首之例，则事主呈报到官差缉，不论其是否指名，均应以闻拿自首论。所有该侍郎咨请官司并未指名查拿自首之案，应否照事未发自首律问拟之处，应毋庸议。至窃盗临时拒捕，刃伤事主之犯，虽罪应拟斩，与弃财逃走，刃伤事主罪应拟绞者不同。惟闻拿投首，其畏法之心，则一遇有此等案件，应即援闻拿投首之条减一等科断。所有该省审办窃盗刃伤事主一案，应令该侍郎即照例定拟具题。嘉庆十九年奉天司说帖

窃贼刃伤事主堂兄带同稟首

湖广司咨谢吴三行窃，刃伤事主，闻拿自首一案。查例载：窃盗未经得财逃走，事主追逐，拒捕刃伤者，绞监候。又

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减一等科断。又律载：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罪，损伤于人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本杀伤法各等语。是犯罪未发自首，系指所犯之事未经呈报者而言。若事主业已报官差缉，如有自首，即应照闻拿投首例科断。此案谢吴三行窃，刃伤事主汤超凡，当即报官差缉，旋经该犯大功堂兄谢正帼查知，带同禀首。是该犯投首，已在报官之后，自应照闻拿投首例定拟。今该抚以谢正帼不知事主报缉，将谢吴三照犯罪未发自首律，免其所因，仍从本法拟徒，与例不符。谢吴三应改依窃盗未经得财逃走，事主追逐，拒捕刃伤者绞监候，闻拿投首减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嘉庆九年说帖

拒杀自首闻拿投首俱止免因

云抚咨张贞详听从抢夺刃伤事主闻拿投首一案。此案张贞详、张大老、张刘五俱系回民，张贞详与张刘五听从张大老抢夺客民阮亮等财物，结伙已至三人。该犯张贞详被事主抓住，情急图脱，用柴刀戳伤事主左腿平复，按例应拟斩候。该犯闻事主报官差缉，抱赃投首，按闻拿投首例，应减满流。该抚率称应免所因之罪，仍科本杀伤法，罪止杖徒，是闻拿投首而援事未发自首之律，实属误会。张贞详应从重仍照回民抢夺结伙三人以上本例拟遣。再该抚原咨内称，嘉庆十年湖南永定县民谢吴三行窃刃伤事主汤超凡，伤轻平复，报官差拿，犯兄谢正帼带同投首一案，将该犯谢吴三依损伤于人而自首律免其所因，窃盗之罪仍从本法，依刃伤人律问拟杖徒，旋奉部驳，以该犯投首系在报官之后，改照闻拿投首例，减等满流。又嘉庆十八年，云南省镇雄州贼犯杨业把纠窃拒伤事主之弟李元英身死，报官差拿，该犯畏罪自行投首一案，将该犯杨业把审依杀伤于人而自首得免所因行窃拒捕之罪，仍从本杀伤法，照凡斗律问拟绞候，奉准部覆各在案。查前两案俱系窃贼刃伤事主，

虽有伤轻平复及因伤身死之不同，其因行窃拒捕差拿投首则情同一律。乃湖南省谢吴三之案，部驳改照闻拿投首之例减等满流；而云南省杨业把一犯，又依犯罪自着得免所因。此案张贞详系属回民，无论照闻拿投首及得免所因，均属轻罪，惟将来设有似此案情，究应作何办理，例无明文，恐未能画一等语。查抢窃之案，律称杀伤于人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本杀伤者，系指事未发而自首及知人欲告而自首两项而言。例称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者，系指闻拿投首而言。律例按情区罪，已属明晰。至因抢窃杀毙事主，系事未发而自首，照律得免所因，仍应分别谋故斗杀，科以斩绞。如系闻拿投首，按例减本罪一等，转得减流，轻重恐不得平。是以向来因抢窃杀死事主，闻拿投首，亦照事未发而自首律，免其所因，不得遽行减等，酌剂罪名之轻重以补律例所未备，极为允当。该抚所引湖南谢吴三一案，系行窃刃伤事主，闻拿投首，故臣部改照闻拿投首例，减等拟流。该省杨业把一案，系行窃拒毙事主，闻拿投首，故臣部照议免其所因，依斗杀律拟绞，同一闻拿投首而事主有生死之不同，则凶犯罪名即不能不示以区别。历年各省均系如此办理，从无歧异。再此案张贞详系由死罪减等改遣，未便据咨率结，应照例改为专本具题。嘉庆二十二年说帖

抢夺刃伤事主闻拿投首减流

江西抚题杨美三抢夺刃伤事主，闻拿投首一案。查例载：白昼抢夺伤人，如刃伤者首犯拟斩监候。又闻拿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及强盗自首，律有正条外，其余一切罪犯，俱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又律载：损伤于人于物不可赔偿，事发在逃，若私越度关及奸者，并不在自首之律各等语。此案杨美三抢夺刃伤事主，该犯因闻事主报县差拿，畏罪投首。查杨美三所犯罪名，并非律不准首，自应照闻拿投首本例减等科断，无庸援

引他条比附。今该省以例无治罪明文，将该犯比依大江洋海出哨兵弁乘危捞抢之案，罪应斩候者闻拿投首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罪名虽无出入，援引究未恰当。杨美三应改依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例，于抢夺伤人如刃伤者，首犯拟斩监候例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嘉庆十九年说帖

抢夺刃伤事主事未发而自首

北抚咨董为典抢夺拒捕，刃伤事主，经犯父禀首一案。查律载：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罪，其损伤于人不在自首之律。注云：因犯杀伤于人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本杀伤法等说。检查向来办理拒杀事主，闻拿投首之案，均得免其所因，仍从本法科以谋故斗杀之罪，则拒伤者亦应与拒杀者同得免其所因，止科伤罪。此案董为典抢夺张大怀钱文，张大怀转身拉夺，该犯用刀戳伤其顶心等处而逸。即经该犯之父董士武闻知，将该犯寻获禀首。查该犯之父律得容隐如罪人自首法，该省将该犯照自首律免其所因抢夺拒捕之罪，仍从本杀伤法，依刃伤人律杖八十，徒二年，例案相符，只可照覆。嘉庆二十一年说帖

抢赃满贯妻弟首告

直督咨：侯明远抢夺事主段鸿格银两，用铁尺拒捕事主平复，计赃一百二十两零，罪拟应绞，于未破案以前经妻弟卢昆首告拿获。查妻之兄弟系外姻，律图内载明，无服之亲首告到官，例得减等拟流。其用铁尺殴伤段鸿格平复，系侵损于人，不在准首之律，仍得免其所因，依凶器伤人例拟军免刺。道光三年案

拒杀事主斩决自首改绞

陕督题：军犯张恂在配因行窃，被事主陈九柱子瞥见，扭

住所窃衣服喊骂。该犯情急图脱，拾石拒殴，致伤事主陈九柱子身死，携赃而逸，实属临时拒捕，按例应拟斩决。惟该犯于尸亲未经告发以前，自行投首，应免其所因行窃之罪。查该犯拒捕由于图脱，并非有心欲杀，仍照斗杀本律拟绞监候。嘉庆二十三年案

拒伤抽风身死闻拿投首减流

陕抚咨：贼犯刘幅英因行窃事主孙百会钱裕，被孙百会捕获，咬伤手指，该犯情急，用柴殴伤孙百会偏左等处，越十一日因风身死，按例罪应斩候。惟该犯闻拿投首，得免所因，仍依斗杀科断。原验孙百会致命偏左等处，伤仅皮破，并非重伤。应将刘幅英依斗殴之案，原殴致命伤轻，因风身死，在十日以外例，声请减流。道光二年案

强奸拒伤虽未成奸例不准首

河抚题程小珠强奸穆周氏未成，刃伤本妇平复，闻拿投首一案。查律载：侵损于人及奸者不在自首之律等语。推原例意，诚以强奸污人名节，未成奸，已应满流。若执持金刃拒捕，虽所伤系旁人，亦应分别已未成奸问拟斩绞。况刃伤本妇，情罪更甚，未成奸者例内拟以绞候，原以维风化而惩淫凶。例意已为周至。又查名例犯罪自首律注：凡属恐人援引错误者，无不逐条注明。惟奸不准首，注内并未分别已未成奸字样，是但系因奸即不准首。况强奸未成，较之和奸已成者，罪名轻重悬殊。和奸之案已不准首，若强奸之案，又复刃伤本妇，岂得因其自首，遽行减科？即云侵损于人得免所因之罪，亦必所因之罪律准自首者，方可因首而免。若奸不准首，则因奸而杀者，即当依律全科，不在自首之例。此案程小珠始则起意强奸，继复刃伤本妇。淫凶强悍，目无法纪。即事未发而自

首，尚应依例全科。今该抚因该犯闻拿投首，于疏内声称，律载侵损不准自首，以其不可补偿。而奸则当谕已成未成，分别准首、不准首，方为平允等语。遽将该犯于本罪绞候上减等拟流，是止就寻常犯奸之案斟酌较论，而置强奸之淫恶刃伤之凶横于不议，岂为情法之平？应令另行妥拟等因。奉上谕：本日刑部题驳河南巡抚马慧裕审拟程小珠强奸穆周氏未成，刃伤本妇平复，闻拿投首，将该犯减等拟流一本。刑名事件所以不准从重者，原以科罪自有定律，不得于律外加等定拟，致失平允。若按律科断之事，则律文所载罪名，援情定法，历久遵行，即朕亦不能稍为增减，况臣工乎？岂得任意偏畸。近来外省办案，往往欲博宽厚之名，于律载案犯罪名置之不论，转引他条，思为未减。是乃姑息之见，各省皆然。而马慧裕之在河南，及从前颜检之在直隶为尤甚。即如程小珠一案，凡侵损于人及奸者不在自首之律载有明条，乃不此之引，而转引寻常投首减等之例问拟，奚得为情法之平？夫辟以此辟，立意至深。若办案稍涉畸轻，则民不知畏，犯法愈多，年来案狱较繁，未必不由于此。外省锢习，总存刑名可积阴功之见，遇事辄欲从轻，殊不知生者幸逃显戮，则死者含怨地下，其造孽更多矣。朕钦慎庶狱，而于法无可贷之犯，无不明示刑诛。若亦徇于因果之说，则将各直省每年秋录人犯概予免勾，以是为可积阴功。有是理乎？所有程小珠一犯即着照该部所议，应绞监候，秋后处决。其原拟错误之巡抚马慧裕及原办臬司，并着传旨申饬，仍一并交部议处。嗣后外省题本案件遇有似此不引本律定拟，妄行援照别条者，着刑部堂官即将本案改正，并将该督抚臬司奏参，毋庸再行驳令另拟也。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嘉庆十年通行